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虫声

◎高亚平



高亚平：陕西长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已发表诗文2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草木之间》《长安物语》《爱的四季》《静对落花》《岁月深处》《谁识无弦琴》《时光背影》和长篇小说《南山》。曾获中国报人散文奖、汪曾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丝路散文奖等。

回到乡下，踏着月色，独自在野外闲走，心里仿佛装满了月光，分外的恬适宁静。早春二月的旷野，依然阒寂无人。风很硬，吹在脸上，还有些许凉意。“吹面不寒杨柳风”，那只是诗人的想象，抑或浪漫。只有小峪河的水在“哗哗”地流着，若音乐，穿透时空，深入人的心灵与骨髓。这种时候，我常常会在脑中翻检一些旧事，但翻检的结果，大多如古人所云是“事如春梦了无痕”。于是，索性什么都不想，

只在田野河滩信步闲走，让月色浸透全身。不觉又想，有时闲走也是一种享受呢。

如果四周再响起一些虫声，如“听取蛙声一片”中的蛙声，“油蛉在菜畦中歌唱……”的油蛉声，抑或蝉声、蟋蟀声，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不用说，自然是神仙般舒坦了。其实，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没有虫声的日子已经很久了，我们实在需要一些虫声，需要一些天籁，来润泽我们那颗荒芜了的心。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们。

记得小时候，夏夜里，常随了大人们到河里去捉鱼、逮螃蟹。行走在田间小径上，或者蒿草丛生的河滩上，夜风吹着，望着高逸的天空上的星星，心中便是一片片的清明。有时，大人们谈论一些乡间的轶闻野事，谈论一些神鬼狐狼，却只觉好听有趣，并不怎么害怕。间或，什么也不谈，只默默地走在路上，耳中便盈满了虫鸣。蛙声（尽管青蛙不算昆虫，但在我童年懵懂的心里，我把它的叫声也划进了虫声的范围）自不待说，那是夏夜虫声世界的主旋律。此外，可听到蟋蟀叫，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虫子在叫。总之，是极热闹的。我们的脚步声响在哪里，哪里的虫声便如落潮般息了下去；等我们走过，原来声音平息的地方，便又像涨潮的春水，嘹亮起来。用“此起彼伏”，或“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夏夜虫鸣的热烈，我想也是确

切的。可惜，那时我年幼，不解虫鸣的野趣。待到明白了这些，我已离开了那块生长虫声的地方。夏夜值得一记的还有在禾场上纳凉，那也是倾听虫鸣的好时光。但至今忆起来，也是一片的渺茫。依稀间，只有萤火虫从眼前飞过，至于虫声，已和夜风中飘过的荷香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梦中。

此外，蝉鸣和蚂蚱的吟声，也是夏日里难得的天伦之音。尤其是黄昏，漫步林间，看夕阳衔山欲坠，斜晖遍地，听着悦耳的蝉鸣，觉得人生于世，能和自然和谐、默契，也是一种欣慰与美丽。至于蚂蚱，则于酸枣丛中、于收过麦后的田野捕而得之，用麦秸编一精致小笼，挂于室内，或挂在门框上，便可时不时听到优美的歌声。鸣蝉餐风饮露，本性高洁，不宜养活。而蚂蚱则可饵以葱叶，或南瓜花，便足以使这小虫活命。有时，欲听蚂蚱高亢、激越之声，则可饲以辣椒，蚂蚱的叫声便异常的洪亮。

在乡间经常可闻的还有蟋蟀的叫声。那得等到秋日。秋天的时候，白日黑夜里，到处都可听到它的歌声。人们称它为秋虫，实在恰当不过。蟋蟀的叫声，如琴如瑟，如丝如缕，让人很易伤感，也容易使游子怀乡。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其诗作《蟋蟀吟》中就曾这样写道：“中秋前一个礼拜我厨房里/怯生生孤零零添了个新客/怎么误闯进来的，几时再迁出/谁也不晓得，只听到/时起时歇从冰

名家

MING JIA

箱里的角落/户内疑户外惊喜的牧歌/一丝丝细细瘦瘦的笛韵/清脆又亲切。颤悠悠那一串音节/牵动孩提时薄薄的记忆/……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其殷殷的思乡之情，溢满字里行间，让人唏嘘不已。蟋蟀是一种好看的虫，亦可饲养，一入秋，窗前床头就会有它美妙的琴声，给人如水的心境中增添一缕纶音，也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

读古书，我常为昔人对物候变化的感悟力所震动，又为他们的非凡想象力及创造力所倾倒。比如他们发明的“夏”和“秋”字，就是一只凝然不动的蝉和鼓翼欲跳的蟋蟀。想必古人对这两只虫及其鸣叫也是情有独钟吧。蝉一鸣，夏天就来临了。而蟋蟀一歌唱，就意味着是秋季了。蝉我不知道，蟋蟀可以算得上是地道的中国虫了。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亦可窥见它的影子。

坐在都市的水泥楼里，行进在喧嚣的街道上，我的耳畔常常响起乡野的虫声——那种带着泥土的芳香，混合着庄稼气味的虫声。无论是唧唧的蟋蟀，还是吱吱的蝉鸣，抑或蛙鼓、纺织娘的歌声……它们都让我感动。我们已日益疏远了庄稼，疏远了土地，我们还要疏远那醉人的虫鸣么？漫步旷野，面对一地水样的月色，面对就要惊蛰的土地，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肖像作者：陈亮）

冬天，我歌唱

■祁念曾

迎着撕裂人心的北风，
我在冬天歌唱，
即使无人倾听，
即使得到的只是冷笑，
我也用心中的一丝热流，
勇敢地抗拒冬的猖狂，
为了让每一个过冬的人，
都满怀信心和希望。

我歌唱燃烧的篝火，
汗水打湿的花香，
还有不断延伸的道路，
和熠熠生辉的星光，
无论冬雪飘飞多少次，
春天也将微笑多少次！

我轻轻地歌唱，
用两鬓白发，
用热血满腔，
走过泥泞的原野，
走向明媚的春光。

雪落着，
我在冬天歌唱。

一场雪

■谢龙钟

没有谁
一挥手
让五颜六色的大地
变幻成一望无际的洁白

房子成为白色的蘑菇
人和车辆
在童话里出没

鸟飞过
一面白色锦绣
又隐没于锦绣的白色

天大的宣纸
人们兴奋成跳跃的形象写意
泼墨的山水
红色的花朵
都被肆意挥洒

一场雪
再不可能像唐诗宋词
那样安静
纷纷扬扬的雪花
已经盛开了
一片天地

向着乡村振兴出发

■马敏丽

像轻轻走过的微风
让道旁的柳树妙手回春
漫山的桃花争奇斗妍
把我的心儿一次又一次唤醒

漫步在乡间小路
丝丝清风吹拂春天的诗行
清脆的鸟鸣敲打我的心窗
六川河的水哟
和泥土一样清香

在春风里
迈开稳健的步伐
向着乡村振兴出发



新春诗会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平凉

泾河川的桃花（组诗）

◎邵小平

一镰麦子在用力
一镰麦子在抽穗
一垄麦子在用力
一垄麦子在抽穗
一地麦子在用力
一地麦子在抽穗
一个春天在用力

麦芒般扎人的阳光在用力
一犁深的雨在用力
乡村媒婆一样的小南风在用力
还有花蝴蝶
用力，从路东飞过路西去了

同时用力的
还有我摺在纸上的
墨水欲滴的笔尖

林场工人

以林场为中心
就像风以树冠为中心
绿色的漩涡
就是心中之澜

每一次黑夜之后
不让一棵幼树走丢
每一根火柴经过
一根树枝也不许出声

屋后有萝卜地
林下有小鸡跑
干净的面板
散发泉水的味道

背靠着林环抱着林
林场人养大的这片云

在天边
也在天空

不常去热闹的城里
偶见观光者闯入，你一时的羞怯
和木讷，像林下忽闪忽闪的
溪水，反射日子的明亮

山水田林路

“山水田林路
综合治理”——
乡村土墙上，曾经常见的一幅标语

白石灰刷的
字迹已经斑驳，被雨冲淡
像那个年代的印痕，可记忆中
它就是意境优美的一首诗——

前面冠以综合治理
山水田林路，从人的心出发
也经过了手的纹理

山水田林路，五个字
组成一个村庄，也许是一个县
一个省，甚至一个国家

山水田林路到我家
它代表着幸福的捷径
山水田林路到我诗中
也许它还代表一个人

草原遇马

我遇到三四匹马，一匹雪白
一匹黧黑
另一匹为枣红色

其他两个在旁边吃草
它却对着小水注照自己的影子
——我正要给它照相
它清澈的眼睛忽然躲闪起来
扭头一个漂亮的转身
扬起好看的鬃毛

跑向远处 玛曲草原在它蹄下
逐渐展开
它腾跃美的臀体划出的弧线
就是天下黄河第一弯
“留下骏马，把草原骑走”
我夏草一样的欲望
被秋风很快平息

题剪纸：奔马

独马奔跑，九马奔跑，一群马在奔跑
这样的奔跑没有道路和尘土
没有无边草原

这样的奔跑甚至没有“嗒嗒”蹄音
却能以急骤的节奏
重重敲击你的心壁

这样的奔跑来自一把剪刀
在纸上创造出的
风声和力度
以及一个人内心的广阔世界

邵小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金口哨》《邵小平短诗选》《一条河总想上岸》。主编有《平凉新诗选》《风雅颂灵台》丛书。获第三届全国检察机关“金鼎文学奖”、首届甘肃黄河文学奖、平凉市多届崆峒文艺奖等。



泾河川的桃花

泾河川，麦田的绿地毯绵延数百里
十万桃树，十万女子乐坊
庞大的乐团，盛大的演出

曲犹有《高山流水》《阳春白雪》
《十面埋伏》《化蝶》《梦的衣裳》
仿佛笛子曲、二胡曲、古筝曲
古琴曲、琵琶曲、扬琴曲
婉转、悠扬、欢快、激情
芳香的音符，连空气也有了温度

小鸟激情捧场，蜜蜂热烈追星
泾河怀揣灵魂的镜子
照见了一个人内心的冲突
他只是过客，在返回灵台的旅途上

沙尘暴越过六盘山，沿泾河川
而下，它是春天的另一场演奏
只经过一个夜晚，就不见了踪影
留下十万桃树，十万女子乐坊
星光灿烂，风华国乐

麦田速写

一株麦子在抽穗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张晓晔 校对：李斌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g@163.com